

流光溢彩的霓虹灯下的商战  一场华丽得让人炫目的战争

聂昱冰 作品

「白骨精」养成记IV 华丽的战争



从普通职员 到国际经理人
杜拉拉后看白骨精

 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谨以此书献给职场或商战中 或困惑不解 或心有不甘
或心如止水 或左右逢源的你

卷一 第一章

悦时
光

「白骨精」养成记IV
华丽的战争

聂昱冰 作品
NIEYUBING Work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白骨精养成记.4: 华丽的战争 / 聂昱冰著. —南京: 江苏文艺出版社, 2012.3
ISBN 978-7-5399-4152-3

I. ①白… II. ①聂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233650 号

书 名	白骨精养成记 4——华丽的战争
著 者	聂昱冰
责任编辑	姚 丽 赵 阳
出版发行	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文艺出版社
集团地址	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, 邮编: 210009
集团网址	http://www.ppm.cn
出版社地址	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, 邮编: 210009
出版社网址	http://www.jswenyi.com
经 销	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印 刷	扬中市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	718×1000 毫米 1/16
印 张	18
字 数	250 千字
版 次	2012 年 3 月第 1 版 201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标准书号	ISBN 978-7-5399-4152-3
定 价	26.00 元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引 子

欧兰终于成为了怀安的正式总裁。这一晚，她又是直到华灯璀璨之后，才走出了怀安，夜晚的南京路上集合了各种最时尚的元素和色彩，汇集成了一个巨大的华丽漩涡。

站在喧嚣的街头，欧兰深深吸了一口气：

“不管怎么说，我现在终于真正拿到参战的资格了。董事们、怀安的员工们、我的所有竞争者和对手们，你们等着看我的表现吧。”

在这一瞬间，欧兰的脑海中闪过了所有对手的影子。可她却不知道，她真正的对手，此刻才刚刚登上从法国飞来中国的航班。

崔慧明坐在飞机上，透过舷窗望着外面的云海，脸上很难得的没有一丝笑容：

“欧兰，我回来了，上一次你跟我提到怀安的时候，我就在想，难道世界上真的会有这样的巧合吗？当时我什么都没有跟你说，并不是想要刻意隐瞒，而是因为那时，我还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够拿下这个职位。现在，我已经通过竞聘了，我也就可以坦白地告诉你了，我任内的第一项工作，就是要收购怀安。”

崔慧明独自一人走在南京路上，现在是晚上八点多，已经快中秋节了，可是上海仍旧热得让人发闷，即使是这个时间，也不觉得清爽，好像有一团推不开的热气在亦步亦趋地跟着你。

崔慧明虽然在上海工作过一段时间，却几乎没有来过南京路，因为工作忙、因为不爱逛街，这些都是理由，可其实最主要的，还是因为南京路上埋藏着她一段刻骨铭心的记忆。这些年里，她为了忘记这段记忆用了很多方法，但直到今天，那些情景依旧鲜活地跃动在她的内心深处，一如就发生在昨天。

那时崔慧明正在上大学四年级。她和钟涛是同班同学，两个人一进校门就一见钟

情，郎才女貌羡煞无数的少年男女。一个寒假，两人没直接回家，想先来上海玩一圈儿。他俩来了南京路，那是崔慧明第一次来上海，她一下就被南京路上的繁华景象吸引住了。年关将至，很多外地人都专程来上海购物，其中不乏很多身价不菲的男人和女人。

到后来，崔慧明都不去看那些商品了，只一心一意地去看那些购物的人群，她能感觉到，自己的眼中一直就在烧着两把火，把眼眶都烧得热辣辣的，让她恨不得都把眼珠子挖出来放到冷风中去吹一吹。

那天晚上，时间已经很晚了，他们两个仍旧坐在黄浦江边。夜风越来越凉了，崔慧明就是不肯离开，她痴痴地望着江对面浦东区那灼人的灯火。钟涛担心她受凉，把外衣脱下来给她披上，可是崔慧明直接就甩掉了：

“我不冷，真的。我现在还觉得热呢，不信你摸。”崔慧明抓起钟涛的手贴在自己的脸上，果然她的脸颊是滚烫的。

钟涛吓了一跳：

“你是不是发烧了？”

崔慧明摇了摇头，不再说话，她知道自己没发烧，只是心里在烧着一把火。

过了好一会儿，她突然用手朝着江那边一指：

“钟涛，等毕业以后我要到对面去工作。”

“这没问题，等毕业了，我们一起去那里应聘。”

崔慧明紧紧地闭上了嘴，再也不肯说一个字，因为她知道钟涛没能明白她的心思，她想的并不是去打工，而是要做总裁、做老板，像今天在南京路上看到的那些女人一样，有名车、司机，能够一掷千金。而这些，绝不是一个普通的白领可以享受到的，甚至奋斗十年、二十年都享受不到。

她要一步就跨上最高的平台，为此，她可以不惜一切代价。

一转眼，毕业了。崔慧明又把钟涛约到了南京路上，她要在这个繁华的闹市中，把“分手”两个字说出来，她已经找到了一个男人，一个大公司的老总。她之所以非要来这里，就是因为她需要这些世俗的繁华来给她勇气，否则她真没有勇气说分手。她知道，钟涛很好很好，她更知道，直到现在，自己还深深爱着他。

两个人就站在南京路街头，在上海的烈日之下，分手了。崔慧明把钟涛送给她的水晶项链还给了他，这是他们的定情信物，也是钟涛送给她的唯一一件贵重礼物。让崔慧明意外的是，钟涛异常平静地接受了这一切，一句话都没有追问，只是祝福了她之后，就转身走了。

后来的岁月里，崔慧明结婚、又离婚，但这对她来说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她如愿以偿地站在了她所期望的那个金字塔的顶端。

再后来，她回国发展，遇到了一个叫欧兰的女下属，欧兰竟然是钟涛最好的搭档和知己，她经常会戴着钟涛送给她的一条蓝水晶项链。

现在，欧兰已经成了南京路上历史最悠久的怀安商厦的总裁，而崔慧明此次重返上海，就是替她的雇主——法国 NKR 财团，收购怀安。

“呵呵，欧兰，”崔慧明此时正好走到了怀安商厦的大门外，看着怀安，想着欧兰，她不禁笑了，笑容中充满了美丽女人和强势女人的双重骄傲，“你给我当了三年下属，我却从来没有当你是情敌，因为我了解钟涛，我知道，你们两个只是搭档不是恋人。可现在，我们却成了真真正正的对手。人们告诉我，你是怀安商厦中主战派的领军人物，拒绝一切收购计划，一心想带领怀安重现往日的辉煌。可你真觉得你能成功吗？怀安的方方面面都过于陈旧，而外面又有鑫荣、天一这些大型商厦在虎视眈眈，在这样的外忧内困之下，你凭什么保住怀安？据说，在你的聘书上很清楚地注明，在你的五年任期内，每年的业绩需要比上一年递增百分之二十，否则，你就将被董事会解聘。这么说来，我是不是应该一上任就彻底打垮你的销售体系，让你第一年就无法完成任务指标而自动离职呢？这似乎是收购怀安最便捷的方法。”

Contents 目录

引 子 /	001
第一章	金牌搭档 / 001
第二章	宿仇 / 036
第三章	争夺黄金卖场 / 073
第四章	情人的武器 / 115
第五章	背叛 / 141
第六章	同盟 / 169
第七章	战争升级 / 197
第八章	故人,归来 / 225
第九章	艰难的抉择 / 246
尾 声 /	277

第一章 | 金牌搭档

1

崔慧明在南京路上独自徘徊思索的时候，欧兰正坐在距离南京路极远的一座酒楼的包房里，而坐在她对面的，是一位风度极佳的男士。

此刻，男士悠然地望着欧兰，问：

“你说咱俩像不像是在偷情？”

欧兰迎着他的目光，很认真地回答：

“不算吧。你没娶，我没嫁，而且据最新的八卦消息，你到今天还没有女朋友，我也没有男朋友，大龄剩男剩女一起吃顿饭，怎么能算是偷情呢？”

“那，为什么我们非要跑到距离公司这么远的地方来吃饭呢？”男人用同样认真的态度继续问。

“哦，这个，”欧兰语塞了片刻，无奈地说了句，“因为我们基本也相当于偷情，所以得避讳一些。”

两个人一起大笑了起来，他们在笑声中同时举起了酒杯，男士笑着说：

“好，不开玩笑了，这杯酒是早该敬你的，结果一直拖到了今天。祝你终于如愿以偿，荣登怀安总裁宝座。”

“谢谢，”欧兰也拿着杯子和对方轻轻一碰，然后说，“不过，你用词能不能稍微温和一些，这个‘如愿以偿’，听起来，好像是在形容狼外婆。”

“这是误解，我充其量是在形容狼姑姑。”

“狼姑姑。”欧兰好像咬住冰块儿似的咧了咧嘴，“这是不是南京路上诸位同仁对我最新的称谓啊？”

“当然不是……”

“那还好……”

“他们都直接管你叫狼，狼子野心的狼。”男士很热心地解释着。

“我怎么就狼子野心了？”欧兰对于这种说法不太接受。

“因为你阻碍了那么多人占有怀安。”

“还有没有天理啊，他们想占有怀安，那是他们狼子野心才对！”

“商场和战场一样，没有对错，每个人都觉得公理是在自己这一边的。而到最后呢，公理就在胜利者的那一边。”男士现在的样子看起来像是个哲学家。

欧兰决定换一个话题：

“丁伟知道我俩今晚一起吃饭的事吗？”丁伟是南京路上另一家商厦——鑫荣商厦的老板，他一心想把怀安收为己有。而今天为欧兰举酒庆贺的这位男士，正是丁伟的得力助手，鑫荣商厦高管谢海川。

正因为欧兰和谢海川分别处于两大对立阵营之中，所以刚才，才有了那个关于“偷情”的玩笑。

其实，他们两个人的交往至少就目前而言，跟男女之情还真没关系，两个人之间更多的是一种同为职业经理人的惺惺相惜。

“目前他还不知道，但我会找机会告诉他。我做不到瞒着他和他的竞争对手私下交往。”谢海川逐字逐句地回答，他的目光忽然变得有些凉，不是冷，而是凉，一种因为深深的无奈和无力感，而产生出来的凉。

欧兰也有些寥落了。她低头沉吟了一会儿，其实自己也说不清想了些什么，等她再抬起头的时候，忽然发现，谢海川正含笑凝视着自己。

望着他的笑容，欧兰也笑了：

“我是不是把某个问题想复杂了？”

“想复杂也是正常，我们职业经理人的首要任务，就是协调好跟老板的关系。不过，你不用太为我担心，我还能处理好和丁伟的关系。”

“那就好。”听谢海川这么说，欧兰心中才觉得释然了一些。

“听说怀安董事会给你制定的任务指标，是销售额每年递增百分之二十？”谢海川问。

这次轮到欧兰无奈了，她放下筷子，望着谢海川：

“说真的，我特别想知道，你们有没有复印一份，我跟怀安董事会签的合同，认真研

究一下？”

“这个，可以不回答吗？”

“可以，当我没问就行了。”

“好的。”谢海川继续低头吃饭。

欧兰盯着他半晌，发自内心地感叹了一句：

“说实话，你也挺难对付的。”

“大小姐，你觉得，我们这种人要是好对付了，那是不是就该失业了？”

“也是，”欧兰只能认可，然后才说，“没错，你的消息很准确，我的任务指标的确是每年递增百分之二十。”

“能完成吗？”谢海川流露出真实的关切。

相比起来，欧兰倒显得更洒脱一些：

“只能努力往前走了，毕竟，我现在还没有跟董事会讨价还价的资本呢，不是吗？”

谢海川的笑容很温暖：

“不过我相信，你如果一直这么努力地走下去，你手中的资本会很快就积累起来的。不管怎么说，祝你成功吧！”谢海川又举起了酒杯。

“好，再次感谢，也祝你工作更上一层楼。”

两个人各自喝干了杯子里的酒，其实他们两个心里都明白，他们给予对方的祝福虽然美好，但却是完全抵触的，商场如战争，最后只能有一个赢家。

只是他们现在都刻意地不去想这些：

“今宵且对樽中月，明日沙场重点兵！”

自从接到董事会的任命之后，欧兰觉得只有今天和谢海川吃这两个小时的饭，是正常的频率和节奏。平时，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，她都觉得自己就是一段快进的录像片，在用一种非人的节奏生活着，连晚上的梦境，都是快节奏的。

过去做代理总裁的时候，整天觉得束手束脚，不能放开手来干，眼看着很多问题堆在眼前，心里也知道该怎么去处理，可就是没权力去做。于是就天天幻想着，等有朝一日真正当上正式总裁了，一定先把这些事都处理掉。

可现在没有东西束缚着她了，她反倒一下子不知道该干什么了。事情就堆在眼前，堆成了山，每一件都该去做，让她一时间找不到下手的地方。

那段时间里，欧兰觉得脑子很乱，她总是会想起妈妈。小时候，爸爸妈妈是越到过年工作就越忙，所以总是到了紧年根儿底下，妈妈才有时间忙活家里面的事：打扫房子、洗刷被单窗帘、擦洗家具，还要买很多东西，做很多吃的，还得去帮助姥姥家和奶奶家干很多事。可是这么多活儿，妈妈总是能在大年三十儿的晚上奇迹般的干完。

现在回忆起来，妈妈在干家务的时候是很懂得利用统筹学和效率学的，自己现在就急需这两门学问，因为怀安需要解决的事情太多了，如果一件一件地排着干，那干到明年也干不完，更不要说去销售、去发展了。可是虽然大学里把这两门功课都学了，但她却觉得怎么也用不到工作中去。

欧兰为这个问题烦恼不已，让她没想到的是，这么复杂的一件事，却在一次和妈妈通电话的过程中，迎刃而解。

那是一次例行的电话请安，妈妈给她定的规矩，不管多忙，都要定时打电话回家汇报近况，如果她的电话迟到五分钟，妈妈的电话一定就打过来了。

“最近怎么样？”妈妈每次的电话都是这么开头的。

“挺好的，你们呢？”这也是欧兰永恒的回答。

“我们好着呢，不用你操心，你管好你自己就行了，”这也是妈妈的例行回答，“做总裁怎么样？压力大吗？”这次妈妈的电话里，增添了新的内容。

这些年里，随着自己工作的不断调整，欧兰越来越觉得妈妈真的是一个挺有能力的人，多年来，她一直在随着欧兰的工作变化与时俱进，从当财务经理到分公司经理到分区经理再到代理总裁，直到现在的正式总裁，妈妈总是能非常及时地跟上她的脚步。

欧兰曾经跟妈妈开玩笑说：

“您就是与时俱进的最好典范。”

妈妈对这种奉承不以为然：

“我不求与时俱进，我能与你俱进就行了。”

现在妈妈又问到了正式总裁的事，欧兰索性就把工作中的烦恼跟她念叨念叨，她早就摸透妈妈的脾气了，如果自己一味地说好，哪都好，好得不行，那不超过三次电话，妈妈就会直接飞到上海来，亲眼看一看她。用妈妈的话说：

“像你们这样在外面漂着的，哪能事事都那么好，十件事里能有个两三件好事就不错了，要是一听你说全都是好事儿，那肯定是出了大事了。”

所以欧兰每次都会捡着些不要紧的麻烦事跟妈妈说说，这一次，她说的就是不知道该从哪里下手开展工作的事情。

结果没想到，她才说了个开头，妈妈就听明白了：

“我知道了，你现在就相当于新接手了一个烂摊子，跟你交接的人手下不利索，所以弄得哪儿都乱七八糟的，是吗？”

“不是张总手下不利索，这不是他突然病倒了吗，如果没有这个意外，我根本就不考虑这些。”

“我明白，我明白，我不是说张总不好。但你现在面对的情况的确就是这样的。”

“那倒是，所以比较烦躁。”

“你还记得你小时候老师是怎么教你们学习方法的吗？”

“天啊，我上了快二十年的学了，老师教的学习方法多了，您倒是说具体点儿呀。”

“就是小学、初中，每到你们总复习的时候，老师最常说的，复习要有重点，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，要先复习最重要的，再复习第二重要的，再复习比较次要……”

妈妈的话还没有说完，欧兰就觉得好像太阳突然从层层阴云后面跳了出来，穿过厚厚的迷雾，照亮了大地。一下子，地上的山川、河流、高楼、公路都看得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。而欧兰自己，就好像是一个正在开车的人，本来，她千辛万苦地在迷雾中找寻路径而不可得，可现在，条条大路就明明白白地摆在了她的眼前，远、近、宽、窄，只要她自己选择就可以了。

电话那一端，妈妈还在不停地说着什么，可是欧兰已经听不见了，她瞅了个空子打断了妈妈：

“好了，妈妈，我现在有点儿工作要马上处理一下，我，我那个，先挂电话了，晚上再给您打。”欧兰打断妈妈的电话也于心不忍，可实在是没办法，工作上停滞了这么久，好不容易找到了方向，她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开始了。

“那你先忙去吧，注意身体，记着按时吃饭。”妈妈殷殷地叮嘱着。

“哎，我知道了，您放心吧。”欧兰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平静，但其实，现在她的眼眶已经热辣辣的了，她想到自己这么多年来，一直在外面漂泊，从来就没有好好陪过爸爸妈妈。家长们总是爱说，孩子考上大学，我们就算熬出头了，孩子安排了工作，我们就算是熬出头了，孩子结了婚，我们就算是熬出头了……

可是自己的父母呢，他们什么时候才能熬出头，才能不为了自己这么牵肠挂肚？

欧兰从来不敢过多地想这些，每次想起，她就会觉得自己特别不孝，简直都无法原谅自己，可是又无可奈何。

“熬着吧，等我真正干出点儿名堂来，就可以把爸爸妈妈接到身边来，好好陪陪他们了。”

这句话，欧兰已经在心里对自己说了千万回，可她自己都不知道，那个心愿究竟要等到什么时候才能实现。

欧兰放下电话，长长地呼出了口气，刻意忽略掉心中那些千头万绪的伤感，人在职场，是决不能太感性的。而对于欧兰来说，能够忘掉那些伤怀的唯一方式，就是赶紧投入到工作之中，工作也许不是疗伤的良药，但却绝对是有效的麻药。

2

妈妈的话点醒了欧兰，她现在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先工作按照轻重缓急分一分，然后从最重要的依次干起。

而眼前最重要的，就是赶紧为怀安补充两名副总。李冰清曾经说过，怀安的管理层配置，是一位正总裁，三名副总裁，目前，还有两名副总裁的位置空缺。欧兰已经口头承诺了，如果她能够出任怀安的正总裁，就聘请许正华做副总裁，那么现在就还差一个副总裁了。欧兰决定，先把这个位置给补上。

她请来了李冰清，想和她商量招聘的事，可没想到，还没等她开口，李冰清就率先说道：

“欧总，正好我也有事要向您汇报。”

欧兰看着李冰清，今天她的神情好像是格外的沉重。欧兰迅速把各方面的情况在脑子里过了一遍，觉得一切都还正常，没有什么值得李冰清如此严肃的事啊。

“李秘书，什么事？”

李冰清似乎有些难以开口，她重新斟酌了一下词句：

“是这样，我最近就要离开怀安了……”

“啊？为什么？”欧兰差一点喊出来，她平静了一下，才放缓了声音，“出什么事了吗？”

“哦，没有，”李冰清可能怕欧兰误会，所以赶紧解释，“是这样，现在您在怀安基本算是稳定了，我得回张总的公司工作了。”

欧兰的脑子一下子没转过弯儿来：张总的公司，他的公司不就是怀安吗？片刻之后，欧兰才明白过来：

“哦，你是说，你要回张总的家族企业了。”

“对，”李冰清点了点头，她避开了欧兰的眼睛，因为她也不忍再看此时欧兰那倍感无助的神情，“张总的儿子催了我好几次了，张总的家业不小，他的压力也很大，他希望我能赶紧回去帮他。欧总，您也知道，我是张总一手培养出来的，现在张总的企业正在艰难的时候，我不能袖手旁观……”李冰清一口气地说着，好像生怕自己一停顿，就再也没有勇气请辞一样。

欧兰抬了抬头，打断了她：

“我都明白，你做得对。怀安是张总的理想，可他的家族企业是张家的命脉，对于张总来说，这两个同等重要，甚至家族企业更加重要，毕竟以后张家人还要依靠那个企业。

我们两个都是张总寄予厚望的人，所以我们应该在他生病的时候，替他把这两件事做好，你去吧。”

李冰清轻叹了一口气，像是如释重负，又像是于心不忍：

“欧总，以后怀安就得靠你一个人了。”

“放心吧，我一定能干好。”欧兰此时已经收起了所有的震惊和失望，脸上又重新洋溢出了明媚的笑容。

李冰清明白欧兰的心情，也知道她是在故作轻松洒脱，可她也确实是不能再继续留下来了，只得说：

“好。反正我还在上海，有什么需要问我的，随时给我打电话就行了。”

“嗯，有你这句话，我心里就踏实了，我肯定还少不了去麻烦你。”欧兰笑着说。

“别说麻烦，这都是我应该做的。”

“那你准备什么时候离开怀安？”欧兰问。

“这个倒不是特别着急，我今天也是先跟您打个招呼，让您提前有个思想准备，我肯定会把工作都交接清楚再离开的。”

欧兰苦笑了一下：

“你就算是想交接，我现在也找不出一个能够接手你工作的人。”

李冰清知道欧兰说的是实话，像她这样，把怀安历年来的所有人员、经营和财务状况都装进自己脑子里，又随时都能调出来的人，恐怕世界上只有她一个了。所以一时，她也无话可说。

欧兰忽然振作了一下精神：

“不说这些了，李秘书，今天我请你来，是想让你帮我干一件工作，不如这样，你帮我做完这件工作再离开，好吗？”

“没问题，您说。”李冰清特别痛快地回答，她现在是真想再多替欧兰干点儿事情。

“现在怀安还空余着两个副总的位置，我想把这两个位置补齐。”

“这个想法很好，”一谈到工作，欧兰和李冰清两个人马上就又进入到了那种珠联璧合的状态，“再招募两位副总，本身就是对陈秋峰的权力的限制，三足鼎立是最稳定的局面，同时也是分担受力最均匀的，三位副总互相牵制，谁也不容易独占江山。”

“对，我也是这个意思。还有就是，我也担心如果这两个位置持续空缺着，陈秋峰会做董事会的工作，选派一名和他一条心的人来当副总，如果真那样的话，我们的处境就更艰难了。”欧兰说。

李冰清思索了片刻：

“这种可能性并不是很大，但的确是不可不防。总之，我们先补上两个人，这样对

我们是最有利的。您现在有适合的人选了吗？”

“我曾经口头承诺过许正华，如果我能够出任怀安正总裁，我就聘请她做怀安的副总。”

这件事欧兰也跟李冰清说过，所以李冰清并不觉得意外，但还是心存顾虑：

“您真的要把许正华弄到怀安来？”

欧兰笑了笑：

“人总得言而有信。”

“我们也许可以找到其他弥补她的方法……”李冰清尝试着建议。

欧兰摇了摇头：

“我们没有其他的办法，而且，许正华也的确有她的优点，”她忽然笑了，“你跟在张总身边这么多年，总该见识过张总用人的态度，他应该是很能用人所长的吧？”

“的确如此。我也明白你的意思。好吧，我支持你，不过你也要小心，毕竟许正华的毛病也挺大的，而且又是大股东的女儿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

“那另一个人呢？”

“另一个，我想公开招聘。”

“公开招聘？”

“对，就在报纸上打广告，公开招聘，这样做，一是试一试，看能不能真的很幸运地为怀安引来一个人才，再有，我也想通过这种方式，振一振怀安的声势。”

“明白了。”

“我希望，你能来主持这次招聘。”

李冰清毫不犹豫地点了点头：

“没问题，招聘的活儿我干过很多次了，我这就去草拟招聘广告，制定面试程序和试用期的具体条款。”

欧兰由衷地笑了，她觉得，不仅自己以前没有遇到过像李冰清这么优秀的秘书，恐怕以后也没有机会遇到了。

欧兰和李冰清一起研究出了招聘副总的条件，并且拟定了招聘程序，凡是有来应聘的人，先由办公室审定基本条件，条件符合的，由李冰清面谈，如果能过了李冰清这一关，再由欧兰亲自面试。反正能够符合如此苛刻的招聘条件的人就不多，再能过得了李冰清的法眼，那真就剩不下几个人了，所以欧兰的工作量也不会太大。

欧兰甚至都担心，任何人都无法通过李冰清那如电脑程序一般的审核过程。不过想一想，李冰清说的话也对——宁缺毋滥。宁可把这个位置一直空缺着，去等待真正的

英才，也不能找个胡乱凑数的人来添乱。

3

欧兰今天约许正华见面。

作为大股东的女儿，许正华的身上几乎囊括了所有 80 后富家女的缺点和优点，她骄纵、任性，缺乏实际工作经验，却正直、义气，还有着非常可观的学历。而许正华身上，还有一个非常独到的长处——她对于世界一线品牌的女性服饰和装饰品如数家珍、目光独到，如果想让怀安跻身于一流商厦的行列，这样一个人是不可或缺的。

今天两人约在一处港式茶餐厅见面，虽说不像上次的私人会所那样华丽得让人窒息，但这里的格调仍旧是一流的。

茶餐厅位于一座综合楼宇的十八层，里面从地板到屋顶，全都是栗色木质结构的。欧兰刚一走到餐厅的门口，还没来得及仔细看餐厅的全貌，一位衣着笔挺的服务生就出现在了她的面前：

“你好，请问有预定吗？”

“我约了朋友，但我不知道她现在到没到。”

“请问您朋友怎么称呼？”

“她姓许。”

“哦，是许女士，她已经来了，请跟我来。”

“哦，她来的时间长吗？”一听说许正华已经来了，欧兰赶紧询问她等待的时间，以便于自己一会儿见面的时候做出相应的解释。

“她也是刚到。”服务生一边说着话，一边引着欧兰朝餐厅的另一侧走去。

欧兰踏在地板上，只觉得一种沉稳的感觉从脚底直传上来，看来这里每一块地板都是价值不菲。由此欧兰不禁又想到，其实开商厦和开这种餐厅一样，你如果想把档次提上去，就一定要先把装修费用提上去。

许正华坐在靠窗的一个位子上，比起她们两个上一次见面，这次就显得随便多了，许正华没再弄出一身明晃晃的钻石来。今天她穿了一套鹅黄色的套裙，艳黄色的皮鞋和皮包，腰上还束了一条鹅黄色的皮带。说实话，这身装扮，猛一看有点儿刺眼，可是再看，就会觉得挺舒服的。这可能就是大品牌的好处——绝对经得住各种眼光的锤炼，而且从衣服到配件，都是帮你搭配好的，所以你不用担心会因为搭配不好而闹出什么笑话来。

许正华也看到了欧兰，她第一眼就把欧兰从头到脚看了个遍，然后露出一种含义不明的笑容，说：

“又是白色。”

果然，今天欧兰穿了一套白色的套裙。她俩一共见过三次面了，每次欧兰都是穿的白色衣服。

女人对这种话题总是很敏感的，所以欧兰很自然地就把许正华的笑容解读为：她不大懂得衣服搭配，所以才总是用同一色系，而不能像许正华这样，什么颜色都敢穿。

欧兰从来没有认真分析过自己是否存在这种心理，不过她也是的确是不敢像许正华这样，今天弄件明黄的，明天穿件宝石蓝的，毕竟她背后没有专门的形象设计师做服装顾问。

不过欧兰不想就这个问题展开讨论，而是笑了笑：

“没等太久吧？”

“没有，我也是刚到。我看你刚才一进门的时候好像突然发现了什么似的，怎么，这里给你什么启发了吗？”许正华又问。

欧兰不禁暗自佩服她的观察敏锐，她又笑了：

“谈不上启发吧，只是感叹了一下，人们总是说，档次并不完全靠钱堆起来，但是好像如果没有钱撑着，档次也就只是一句空谈了。”

“这倒是。”许正华对这个观点很认同。

欧兰现在和许正华相对而坐，两个人中间是一张椭圆形的小桌，两人各坐着一张沙发，沙发是玫瑰红色，很软，包沙发的布料上面有着长长的毛绒。人一旦陷到里面，一种很舒服的氛围立刻就让人包围住了，让你懒懒的，什么也不想做。

侍应生捧来了两只奇形怪状的杯子，里面装着饮料，不知道饮料的名字，只是隔着玻璃杯能够看到，饮料至少有六七种颜色，轻轻碰一碰杯子，里面的颜色就开始慢慢旋转、融合，交汇出更多的颜色来。

“餐具精美，是这里的一大特点。”可能是看欧兰在望着杯子出神，许正华就介绍道。

其实欧兰是在看那些饮料，不过她也没有解释。她抬起头，望着许正华，笑了：

“怎么样，做好上班的准备了吗？”

“你真的准备雇佣我吗？”

“是聘请。”欧兰强调了一下。

“这有什么区别吗？”许正华问。

“也许在很多人看来没有，但我更习惯用聘请这个词。”

“好吧，那就按照你的习惯，你真准备聘请我吗？”